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林蘭香  
第六十三回 緹縈再見演梨園 金谷重悲彈警女

孝義聲容優孟傳，繁華景況寄絲弦。人間好事誰經久，風在平原月在川。

卻說宿秀既死，耿家舊事，無人傳說。卻有能說者，亦是耳聞者，並非目見。只有兩個人目亦曾見，耳亦曾聞，身雖陷入青樓，心實戀於朱戶。你道這兩個兀自是誰？一個乃李婆，一個乃紅雨也。李婆嫁的梨園教師，乃當時名手，演出許多新戲。後因深知夢卿事體，遂演成《賽緹縈》戲文一本。又因耿朗現在，尚未盛行。後來李婆教師俱死，耿朗亦不在了，遂作興起來，由南而北，至成化二十三年京城內演唱的始多。紅雨自流落煙花，遂名傳六院。數年後又收了幾個養女，賺得錢財，頗足養老。不幸五十歲上雙目失明，乃脫了樂籍，散了眾妓。

因北京重修，復加富庶，於是回到北京，以說彈詞度日。自家纂了《小金谷》一篇，那些名門大家的夫人小姐，無不愛聽。弘治初年，連歲豐收，士民樂業，北直隸廣平府西南有一縣，名為邯鄲縣。這縣風俗最重報賽，於弘治三年九月秋成之後，居民攢錢唱戲謝秋，便賃得李婆家所教的一般梨園。是日看戲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不下萬人，看演《賽緹縈》新戲開場。

先是一個角巾軟帶藍袍白鬚老者，科白道：「在下姓字不傳，自號優伶於寶。言辭堪取，人稱諧謔董孤，演成孝義《賽緹縈》，粉飾昇平真喜瑞。文成八闕，虧小子指點悉心。律協五首，請老官觀聽留意。」白畢下場，眾梨園次第演來。第一出名《蔭勛》，乃演耿朗拜官、燕玉作賀之事也。耿朗係正生，燕玉係正淨，其餘角色全用。係正生單唱，前半因眾親賀喜道達功名之遠大，後半因燕玉之議婚，道達夫婦之久長。

第二出名《詔獄》，乃演燕玉待罪，茅球承審之事也。燕玉係正淨，茅球係副淨，其餘丑雜角色。係正淨單唱，前半因人攀扯，抒瀉英雄志氣。後半因女遭殃，發脫兒女情懷。第三出名《入奏》，乃演夢卿上疏，耿懷代奏之事也。夢卿係正旦，耿懷係外角，其餘旦雜角色。係外角單唱。前半未奏之先，一片憐愛神情。後半既奏之後，全是可惜光景。第四出名《出官》，乃演全義奏除夢卿被赦之事也。全義係副外，夢卿係正旦，其餘生旦雜末角色。

系列外單唱，前半捧冊奏言，大有正直之風。後半傳恩下告，全無傲慢之角。第四出名《卻聘》，乃演夢卿不嫁鄭氏辭媒之事也。夢卿係正旦，夫人係老旦，其餘小旦貼旦角色。係老旦單唱，前半禮物紛紛，污不了自己清白。後半媒人累累，亂不了女兒節義。第六出名《踐盟》，乃演耿朗再娶夢卿為妾之事也。耿朗係正生，夢卿係正旦，其餘角色全用。係正旦單唱，前半親迎瀟灑，真是西園之公子。後半合盞幽閒，不愧南國之佳人。第七出名《征錢》，乃演耿朗從軍五妻送行之事也。耿朗係正生，夢卿係正旦，林、宣係貼旦，任、平係小旦，其餘皆老旦、小生、雜末角色。係眾旦合唱，而科白俱各自不同。

第八出名《歸神》，乃演夢卿告終，春晝哭主之事也。告終係正旦唱，哭主係貼旦唱，其餘接引使者用淨副，地下仙曹用外，蒿里丈人用末，童男女用小生小旦，鬼卒用丑雜。一部八闕，合雜歡悲，曲盡其妙。局外的那些男女老少，悲的悲喜的喜，散場回家，眼中還似有珠翠之客，耳中還似有鼓板之聲。夜間睡不著，還呢呢喃喃的講論。

這《賽緹縈》原是南曲，不數年間，南北相雜，將一部妙文演得大壞。不但別人的角色不准，連耿朗夢卿都變作小生小旦。有司官惡其輕薄，禁止北曲不准演唱，而南曲因之失傳矣。

當時紅雨因邯鄲人愛看《賽緹縈》必然亦愛聽《小金谷》，遂亦在這縣北城外買了幾間房子住下，後來便死在邯鄲縣。因為主顧家多，到得厚葬美地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這日又逢謝秋之期，本地鄉人，約紅雨彈詞。有那看過《賽緹縈》的，無不來聽《小金谷》。紅雨輕撥三弦，款款唱道：

蕉鹿浮生歡幾何？光陰荏苒隙中過。  
玉樓那個看花久，金谷誰家醉月多！  
才子鍾情情泮渙，佳人賦命命蹉跎。  
紅裙正氣凌勛舊，翠袖英風振甲科。  
聖上知名頒獎勸，群倫向義動吟哦。  
只緣粉壁聯盟句，陡起香閨同室戈。  
萱樹北堂方暢遂，蓬滋西院早阿那。  
胭脂虎哮鴛鴦陣，浪蕩蜂迷翡翠窩。  
淑女誠堪操井臼，良朋虛教宴鬆蘿。  
泗公片語招嗔恚，楊姥一言惹怒訶。  
悄致遺簪猶作孽，疑從題扇又成魔。  
移鬢本為姑嫜喜，贈婢翻乖琴瑟和。  
假勢希權排盡力，爭妍固寵計尤頗。  
鸞藏蟻伏甘逃避，鴟舞鴉張任寢訛。  
日日憂思縈五內，宵宵怨慕斂雙蛾。  
閑邪未獲良人解，照膽先因征婦磨。  
不惜冰膚投妙劑，敢辭鬢發剪輕羅。  
淒其淚咽門前騎，柔軟腸回海上壘。  
養子英雄衣燦爛，望夫空寫像婆姿。  
半緘薄癡恩真斷，萬里芳魂恨已迤。  
義僕同悲彰敬愛，狂童獨忤肆摧搓。  
承宗借使非春晝，封國寧須屬順哥。  
善述徽音詞凜凜，虔遵懿范貌佻佻。  
婚男嫁女懲豪仕，奉悅脫簪誠豔婆。  
敏慧應曾學問字，丰姿爭教賴鳴珂。  
小妻遂爾調鐘鼓，庶母偏能詠寥莪。  
遠佞持身思豹隱，勤王袒臂奮鷹摩。  
二難既奏燕田頌，兩美復賡夢曉歌。  
丹棘青裳蠅附驥，性瀾情圃浪隨波。  
人傳往事淡如畫，我憶當年淚似梭。  
閣鎖梧桐霜湛湛，階埋芍藥雪皤皤。  
針穿七夕成虛巧，符戴端陽治假痾。  
竹逕孰聞啼碧鳥，蘭叢適見長青莎。  
銀鈴罷繫櫻桃樹，繡履休藏玫瑰窠。

萱草坪邊花沒砌，葡萄園裡葉垂坡。  
飛殘蝴蝶餘蚊蚋，散去蜻蜓剩蝌蚪。  
鸚鵡簾櫳缺玳瑁，鞦韆庭院葬瓊閨。  
佳醪飲竭拋仙鴉，寶炬燒闌滅絳荷。  
攬秀夏寒雲鬢鬢，看山秋冷雨滂沱。  
妝名妄擅梅容粉，眉品徒誇黛色螺。  
五院荒涼更局面，一身流落歷江河。  
朝朝暮暮勞懷想，歲歲年年遇坎坷。  
帝闕重添新壯麗，太行未改舊巍峨。  
貧窮分定憑顛沛，富貴時忙類頃俄。  
曲檻層窗羞幕戶，湘裙巫鬢讓漁蓑。  
白楊萬古陪翁仲，黃土終天瘞俊娥。  
故老憑臨傷悄悄，孩童佇立笑呵呵。  
自澆七鬯漿和酒，可曉泉台醒與酤？  
不是遨遊回北地，分明寤寐警南柯。  
鶯儔燕侶奚歸也，留我盲兒志黍禾！

紅雨唱畢，眾人無不贊歎。內中有一老人，亦長出了一口氣道：「哀哉哀哉！數十載風流，今日歸於何所？當年侶伴，今日更有何人？茫茫大塊，落落雙丸，恰不出我呂仙點化！」眾人視之，乃呂公祠煉師童養正也。一齊道：「童煉師世外閒人，妙絕清修，何不為紅老姑點破前緣？」紅雨手按三弦，側耳問道：「尊駕何人？為何亦說侶伴二字！」那道士道：「新來面目，你我兩不相同。舊日行藏，彼此何須相掩？鶯老花殘，淒涼屬你紅雨。雲間鶴逸，悠游剩我童蒙。與作同歸，無須空淚落也。」紅雨道：「怎地？你就是童蒙！當日曾不見面交談，怪得聽不出聲音。我今年近八十，早晚入土，你的年紀料亦不小了。」童蒙道：「我自正統元年出府，到達弘治四年，已過五十六個春秋，今年八十六了。幸得修養之法，眼不花，耳不聾，鼻不涕，牙不搖，手不顫，腿不軟，頭不眩，腰不駝，這卻是俺出家的好處。以你這樣年紀，又有些產業，何不投托善地，亦作一出家人，以完此局。紅雨立起身來道：「我本孤身，出家不難。今蒙指點頓覺心開，再不作此靡靡之音，以動人感慨矣！」於是將三弦放下，投托善地而去。當下眾人有能彈詞者，便將三弦拾起。然那一篇《小金谷》詞兒，卻不記得，所以後人無有再唱的了。這一來有分教：邯鄲縣裡，埋兩名局外閒魂。呂祖祠邊，警一個夢中上客。